

屠格涅夫·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

吴嘉佑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屠格涅夫,路人皆知,但作为一个诗人和思想家,他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在传统主流文学批评的倡导下,人们过去一直忽视屠格涅夫的这一面,从而导致他的许多作品被曲解甚至是误读,消解误读是文学研究的重任之一。

关键词:屠格涅夫;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097-04

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人，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浪漫主义。从最为密切相关的、最为现实的意义上来讲，浪漫主义不是别的，它正如人的内心世界，是人的心灵生活的总和。在人的心灵深处蕴藏着一个浪漫主义的秘密源泉；感情和爱情就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或行为，因此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浪漫主义者”。^{[1][2]}当然，别林斯基这段论述并非针对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不失夸张，但用在屠格涅夫身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屠格涅夫所感兴趣的正是人的“浪漫主义的秘密源泉”，他的全部创作所追求的也正是人的那份感情和爱情。

然而，屠格涅夫又是如何理解浪漫主义的？有关这一问题他在评符隆钦科翻译的《浮士德》一文中以及在致友人的一系列信中有过描述。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一个民族、社会和个人年轻时代所必备的特性，是个性自我肯定的招数。在文章中他写道“每一个民族的生活可以比作每个个人的生活，其区别就在于，民族如同自然，它能周而复始，代代衍生。每一个人风华正茂时都曾有过才华横溢、激情四溢和群友聚首的时光。这个人在他砸碎一切陈规陋习、经院哲学和强加给他的任何权威的枷锁之后便

期待自我救赎；他相信自己天性的直接威力，面对大自然，如同面对美的偶像他俯首称臣。他将作为周围世界的中心；他（此时他自己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善意的利己主义）不信一切，反而迫使一切信服自己；他甚至在他期盼已久的爱情中也是将心比心，不过，是将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唯一的心；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所谓浪漫主义无非就是弘扬个性”。^{[2][3]}由此不难发现，屠格涅夫把浪漫主义看作是称颂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青年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个性。他的这一理解与英国的拜伦和美国的惠特曼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很接近，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浪漫主义与创作方法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作为人类一种精神特征被提出，这种精神特征在屠格涅夫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抢眼。

屠格涅夫的这一理解与别林斯基关于浪漫主义的理解近乎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人皆有之。不过，他们只看到浪漫主义的普遍特征，却较少注意到浪漫主义在不同人身上的特殊性。正是这一特殊性相对把人区分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基本类型。

俄国19世纪文学家中屠格涅夫最具浪漫气

收稿日期：2008-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屠格涅夫的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07BWW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嘉佑（1955-），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质,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更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尽管他被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但兴许正由于他那现实主义之作裹挟着理想的描写和浪漫的抒情才使他鲜明地有别于托尔斯泰那种严格的现实主义和陀思托耶夫斯基那种扭曲的现实主义。

说到屠格涅夫的浪漫主义气质特征则要从他的天性和成长环境说起。屠格涅夫出生于贵族家庭,自幼天真可爱,讨人喜欢,父母对他的管教严多爱少,尤其是他母亲的专制性格让他那小小的心灵感到人生与自然的冷漠。他生性温和直爽,外刚内柔,天生一副善良心肠,善解人意。他天资聪颖,能思善辨,尤其表现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小小年纪就能背诵很多诗歌和寓言。在性格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多愁善感,爱好梦想,遇事他总是想象很多,而且每每总是按自己的理想来理解事物的发展,如蛇蛙搏斗让他感悟到弱肉强食;树叶滴雨使他联想到生活泪水;生老病死使他深感人生苦短等等。面对社会与自然,他渴望爱,面对人生与死亡,他渴望生。他痛恨专制却又不肯反抗,对母亲几乎是唯命是从,禁锢之下憧憬自由。他恐惧死亡却又偏偏遭受了两次死亡的威胁:一次是4岁那年,在德国波恩动物园里差一点掉进大熊的嘴里,眼疾手快的父亲一把抓住他的小腿,才把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还有一次,年轻的他只身远渡重洋,途中遭遇轮船失火,好在水手扑灭大火,他又一次侥幸地逃离死亡。面对父母不和及亲情淡泊,他渴望爱与和谐,可是父亲放他不管,直到临死前才第一次抚摸他,母亲却管他不放。不过童年的他倒也有自己的欢乐,俄罗斯中部地区的草原和森林,家乡斯巴斯科耶的秀丽花园是他的人间天堂;少年时家庭教师、猎手、护林人的故事成了他幻想的源泉;还有那名流人士,诸如茹科夫斯基和父亲的军人朋友的造访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与才能和对祖国的爱与自豪。

少年屠格涅夫离开父母上了寄宿学校后越发增添了他那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他把自己的性情全都投入到对故乡人与故事的回忆之中,投入到对诗歌与文学的想象之中。当年莫斯科的那所寄宿学校(威登哈美尔私立学校)更是浪漫主义的摇篮,中学时代的屠格涅夫便开始接受德国浪漫主义的熏陶,席勒的诗歌、舒伯特的音乐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也是屠格涅夫的最爱。诗歌和音乐唤起未来的诗人无尽的幻想,那些激情四溢的幻想也成了最初的文学冲动,经常激发他去思考并试图解释人生意义。

他向往着人间的真善美,向往着未来的美好世界,向往着自由、平等与博爱,并不断寻找真善美的最佳表达方式,进而选择了文学尝试。

大学时期的屠格涅夫更是迷醉于浪漫主义。据他后来自己回忆说,在大学里“他吻过杂志封面上的马尔林斯基的名字,和格拉诺夫斯基拥抱着在一起,对着别涅季克托夫的诗集哭泣……”。^[138]马尔林斯基曾因浪漫主义小说风靡一时,别涅季克托夫也因浪漫主义诗歌红火一阵。由此可见,屠格涅夫简直对浪漫主义顶礼膜拜,其迷恋程度无以复加。

屠格涅夫之所以钟情于浪漫主义,除了性格和环境原因之外,还与他所学专业有关。他早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一年后又转到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他又去哲学的故乡——德国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哲学。当时,谢林和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正走红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正是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这与一心想当哲学教授的他一拍即合,他一头扎在哲学的海洋里。留洋归来的屠格涅夫已经成了双料的浪漫主义者:一是德国式的浪漫主义者,一是俄罗斯式的浪漫主义者,二者相辅相成,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另一面则是正统的西欧派。

在大学期间,16岁的他便开始了文学试笔,而且他所选择的恰恰是诗歌。也许诗歌才是表达浪漫激情和追求理想的最佳方式或是最合适的文学体裁。诗人离不开激情,诗歌也离不开激情,而激情更需要诗歌。屠格涅夫情不自禁地选中了诗歌,或许他没有普希金和拜伦那样的诗歌才气,但是他那浪漫主义的激情不能不用诗歌来宣泄。

正如人一样,诗歌也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理想的,但“理想的诗”其作者则一定是浪漫主义的诗人,而屠格涅夫作为诗人也一定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如果抛开他的现实主义之作,他的全部诗歌基本上属于“理想的诗”。

然而文学试笔之初,屠格涅夫并不敢奢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做一个诗人多了点激情,少了点才气。但是他做梦都想成为诗人,一生都把普希金奉为神明,望着躺在灵柩中的普希金,他执意要普希金的仆人为他从死者头上剪下一缕头发留作永恒的纪念,自己在临终嘱咐中多有埋在诗圣普希金脚边的夙愿,但又觉得自己不配享此殊荣,只好改口躺在自己的文学导师别林斯基身边。在普希金死后不久,在读完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之后,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奋笔

抒写《我们的世纪》一诗,数易其稿,最后又毁掉诗稿,原因是他自感永远超不过《诗人之死》。这也许是他后来改写散文的原因之一。

19世纪40年代初,浪漫主义已到尽头,现实主义基本取代了浪漫主义,此时的屠格涅夫也觉得自已已是“江郎才尽”,打算告别文坛,另谋出路。假如不是《霍尔与卡里内奇》这篇特写给他带来意外的文学声誉和前景,屠格涅夫在文学道路上会走多远,人们不得而知。假如不是别林斯基对他指点他是否会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人们无法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屠格涅夫浪漫主义精神与气质绝不可能在一个早上醒来消失殆尽。其创作方法的转变可以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但他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天性却不可逆转。

说屠格涅夫是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是就其精神气质和天性而言的,他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性格特征,乃至他的兴趣爱好等从本质上看都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这是他个人的本质特征。这决定着他在尝试文学创作时不由自主地运用浪漫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其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人类文学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人类文学活动之初,根本不存在创作方法的选择问题,任何一部文学名著都兼用这两种方法,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吴承恩的《西游记》等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兼而有之,就连法国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创作中也不乏现实主义因素,反过来亦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浪漫主义成分比比皆是。一个作家对创作方法的选择,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时是下意识的,有时是主观的,但基本上是依据他的世界观、他的偏好,或者是他的文学倾向性。如果说屠格涅夫之所以选择浪漫主义,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屠格涅夫早年学习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其浪漫主义传统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种传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浪漫主义情调。

说屠格涅夫是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屠格涅夫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而恰恰说明了他是个充满浪漫气质的现实主义作家。换言之,他更合适做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不合适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成为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的不幸,不幸就在于他不合适宜,生不逢时:一方面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短处,写了些吃力不讨好的

作品,诸如《前夜》和《父与子》,另一方面当时浪漫主义“时过境迁”,而“时代的压力”又“迫使”他走上现实主义之路。如果不是别林斯基对他加以“指导”,他只会一条道走到黑。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他身上得以“如此完美的结合”,这是俄罗斯文学的幸运。

屠格涅夫多次承认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此话有点言过其实,或者是言不由衷,即使作为一个作家他充其量也只是半个现实主义者,另一半则是个浪漫主义者,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是个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诗人他又是个浪漫主义者。理想和浪漫是屠格涅夫的内在本质特性。这在一定时期是不可变的,因此即便他后来在文学创作上转向现实主义,但那种原有的理想和浪漫却并没有因为创作方法的改变而改变或消失,相反这种不可逆转的精神不时地在创作中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融入到来源于现实的素材之中,构成自己的理想成分,如英沙罗夫、巴扎洛夫这两个形象就被他加以理想化,主观色彩较浓,其结果不是导致杜勃罗留波夫的误读,就是引起正反两派读者的不满,《父与子》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作品不够现实。

屠格涅夫深知自己的性格特征,更知自己是哈姆雷特型的理想家,与堂吉诃德型的实干家相去甚远,因此他从内心里尤为倾向和敬佩后者,而对前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加以贬低,但同时又对他们的失败和无奈深表同情。正是由于他不了解俄罗斯“新人”,在塑造他们时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理解他们,从而在客观意义上歪曲了他们,反之他描写与自己同类型的“多余人”时就显得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尤其刻划自身形象更显成功,更为真实,诸如《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罗亭》中的罗亭、《安德烈·科洛索夫》中的尼古拉、《霍尔和卡里内奇》中的卡里内奇、《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中的卡西央、《歌手》中的雅可夫等就是他作为个人的自我写照。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中篇小说中都有一个与自己相近的人物,这个人物正是屠格涅夫自己理想的表达者。

屠格涅夫怀着自己的理想远离祖国,侨居西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更好地攻击自己的敌人——俄罗斯的农奴制。尽管这未必是托辞,但也未必是他更好地从事创作的全部理由。众所周知,屠格涅夫在政治上是个西欧派,温和的渐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主张俄国要向西欧看齐,学习西欧的进步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这种观点虽然具

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俄国来说,这只能是幻想。事实证明,直到临终前他仍没能见到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那一天,即便是农奴制改革了,但农奴并没有得到翻身。这种政治上的幻想正是建立在他的理想主义之上的。同样,他的“汉尼拔宣誓”也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的,与专制制度为敌他远比不上托尔斯泰那么坚定,关键时刻他显得软弱,一次“斯巴斯科耶流放”就足以使他“立地成佛”。

在哲学上,屠格涅夫同样也表现出较多的理想主义成分。他当年学习哲学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这虽然一方面是父母之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务实,因为哲学在俄国一直被当作禁果,一心想当哲学教授的他只能是理想落空。他早年学习唯心主义哲学,专心研究黑格尔和德国古典主义哲学,而德国正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故乡,这一切都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说他后来也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但他毕竟没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在对待社会和历史的观点上仍然不时地表现出形而上之见,这分明与他的浪漫理想有关。他的悲观主义与他政治理想的幻灭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他那渴望大自然对人类恩赐的失落密切相关。

在现实生活中,屠格涅夫更是双料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个浪漫主义者。他与同时代众多作家有着复杂而又对立的关系,这种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与他人沟通的问题或多或少也能说明他待人接物的实际能力不足,他总是凭想象、按理想、论主观办事,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他那种风流韵事和与维阿尔多长达40年之久的旷世之恋最终成为无果之恋更让人咋舌,如果不是他怀有难舍的理想和与生俱来的浪漫天性,就连爱神维纳斯也无法想象。他一生只干两件事:写作和恋爱。当然写作到后来成了他的职业,但好像不是为了谋生,因为光凭稿酬他经常入不敷出,经济拮据。可是恋爱在某种

程度上对他来说是写作的资本,是他笔下爱情故事素材的第一来源。他的爱情故事大多数都有自传性。可见屠格涅夫一生都在浪漫的爱情旅途中奔走,他不仅是浪迹天涯的漂泊者,也是爱情世界的漂泊者。爱情是他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一生都在爱河中游泳却没能得到爱,这是他的不幸。

屠格涅夫有一句经典名言:“任何艺术都是把生活提升到理想”。这是他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也可算作他的文学宣言。同时这也再好不过地证明,屠格涅夫的艺术创作带有被他理想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他与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之间的较大距离,这也正好验证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在写给巴尔扎克的信中所谈到的那句区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至理名言:“我所写如我所想,你所写如你所见”。

屠格涅夫的全部生活都建立在理想之上,他的一生都是罗曼蒂克的。他的理想是健康的,他的浪漫是纯洁的,理想是他一生的追求,浪漫是他一生的实践。他的理想是一个斯拉夫人的理想,其中包藏着民族的理想,他的浪漫是一个俄罗斯人的浪漫,其中包含着作家的乐观。领悟人生真谛,感悟大自然,寻求真善美,体验爱情几乎成了屠格涅夫的全部生活和创作。

在19世纪俄罗斯这个“黑暗王国”,他的理想和浪漫为人们带来了光明,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集:第3卷(俄文版)[M].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48.
- [2]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全集:第3卷(俄文版)[M].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68.
- [3]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俄文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曲晓红

Turgenev: A Romanticist and Idealist

Wu Jiayou

(School of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Turgenev is known to almost everybody as a great Russian realistic writer in the 19th century. However, misunderstandings often occur in his works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criticism overemphasizing his realism. Aimed to clear out some misreading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other side of Turgenev that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a romanticist and idealist as a poet and thinker.

Key words: Turgenev; romanticist; idealist